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

〔十之二〕

冊三

卷第十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陸曰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篇

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太平故亦並爲正也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其之也

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樂與音洛又音樂徐五教反序文同太平音泰後太平皆同朝

直遙反下註同燕

疏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其之。正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

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

祿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江漢

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

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竝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烝之丞反王衆也。單張教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篚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樓又音護說其形非單也。遲直冀反下同。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以樂

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樂音洛協句五

教反得賢致酒

疏

南有至樂。正義曰言南方江漢之間有善魚人將久如俱往單而單此善魚

者人之所欲已自將單以求之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以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時在朝君子久如竝各樂而求之有至誠之心思遲此賢者欲置之於朝猶單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遲其來至即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傳江漢至篚也。正義曰言南知江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與不云與也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雖皆與也釋器云篚謂之單李巡曰篚編細竹以爲單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篚也郭璞曰今魚單然則單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荆

故謂之楚簞重云。單單者非一也。箋：烝塵至至誠。正義曰：烝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鄭欲烝爲久，故言烝塵也。又云：塵然猶言久。然爲如也。不言烝爲衆者，以此單魚喻求賢久如欲往，單之是欲魚之甚，以興君子久如欲求賢爲思遲之極。若以爲衆止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故云遲之謂至誠也。重言單單，衆自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是衆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卽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皆出經重單而求也。箋：君子斥時在位者。正義曰：鳧鷖與此序皆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彼序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陳祭天地宗廟，是太平之君子爲百神之主。非王不然，故知君子謂成王。此序云：樂與賢者共之，言與言共是等夷之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君求賢至誠，不足以及爲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專利以文仲之賢，尙稱竊位。知賢不妬，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寡。今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爲美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子博關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以公所樂之賢，或是已之私屬，故箋言臣以通之王。

肅孫毓亦以爲在位朝廷之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賢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
汕汕櫟也箋云櫟者今之撩苦也。汕所諫反櫟也說文云

魚遊水貌櫟側交反字或作罍同撩力弔反又力條反沈旋
力到。疏傳汕櫟。正義曰釋器云櫟謂之汕李巡曰君

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衍樂也。南有樛木甘

瓠纍之。與也纍蔓也箋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
樛居虬反瓠音護纍力追反本亦作藁同下

遐嫁。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箋云綏安也與嘉賓

反。賓以疏南有至綏之。正義曰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
我安。木甘瓠之草得上而纍蔓之以與在位有下下

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子之下猶樛木
之下垂賢者所以往矣又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

嘉善之賓既來則用此酒燕飲而安之。箋鄉飲酒曰賓以
我安。正義曰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

司正洗觶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
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在燕

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山庚之箋皆鄉
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
引故略去燕禮焉今翻翻者離烝然來思箋云壹宿之鳥
本猶有言燕禮者。翻翻者離烝然來思箋云壹宿者
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
將久如而來遲之也。翻音篇離音佳本亦作佳。君子

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
燕加厚之。復扶又反下同。

疏

翻翻至又思。正義曰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
賢者願往翻翻而飛者是離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

宿之木故久如欲來所以翻翻而飛來集於木也以喻在野
之賢者有專壹之意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於我君子
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在位君子之家有
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
思皆爲辭燕又燕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箋云壹宿至遲
之。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故申之云壹宿者一意於其所
宿之木也夫擇木之鳥慤謹故將宿於木專壹其心故特以
離鳥爲喻以鳥之擇木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此我謂君
子也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
遲之也定本式燕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

燕加厚之也俗
本多無此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

之基矣

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爲如字又于僞反

南山有臺

北山有萊

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箋云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

尊顯。萊音來夫音符。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

無期

基本也箋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

○樂樂上音岳下音洛

疏

峻者以南山之上無期。正義曰言南山所以得高

有草木而自覆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各治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人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

而專用之令人君得爲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傳臺夫須萊草。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機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葢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辛汗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摠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陸機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草木成其高大而車牽箋云析其柞薪爲蔽岡之高者以興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觀其山形草木便爲蔽障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木則是裨益之言不一端矣。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

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箋云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疆居良反

南

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

子德音不已

箋云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杞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檇一名狗骨

南

山有栲北山有杻

栲山栲杻憶也。栲音考杻女九反杻勑居反憶音憶

樂只

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眉壽秀眉也箋云遐

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

栲栲栲栲鼠梓○俱甫反

栲音庚栲屬

疏

傳栲栲至鼠梓○正義曰栲釋木無文宋

栲諸氏反○

王賦曰栲栲來巢則栲木多枝而曲所以

來巢也陸機疏云栲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

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栲鼠梓

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栲郭璞曰栲屬也陸機疏曰

其樹葉木理如栲山栲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栲是也

樂

只君子遐不黃耆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艾養保安也○耆音苟壽也艾五蓋反沈音刈

疏

傳黃黃髮耆老○正義曰釋詁云黃髮耆老壽也舍人曰黃髮

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耆面陳梨色如浮垢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

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

辭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問歌魚麗笙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

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

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

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

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聞占覓反

疏

由庚萬物

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箋

此三篇至之處。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用所亡之事也此

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者亦南陔等也即言其事之用

曰乃問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問歌者堂上與堂下

遞歌不比篇而問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遭亂

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因此亡詩事

終更述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亦詩篇名也以對鹿

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

在之意也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

而知故云意也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陔等三

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

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

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

也新宮制祀所用必在祀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無以知其篇第之意也案祀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以彼類之當在召南但召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已爲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爲之作序何由辭及目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以此知孔子錄而不得子夏不爲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錄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

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蓼音六薄音博諸本

作外敷注音芳夫反四海海者晦也地險言其去中國險遠

稟政教昏昧

疏

蓼蕭四章章六句至四海。正義曰作蓼

也長張丈反

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常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黃老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

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摠其目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說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箋九夷至五長。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祀儀也維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礼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

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
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
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
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
海故取爾雅上句謂之四海之文充之其實此當八蠻六戎
五狄也國在九州之外者明四海不屬九州其州長所不領
故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然下文蠻荆
謂荆州之蠻堯典曰流其工于幽州注云幽州北裔則四海
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言外者以大凡化內非州牧所領則
謂之四海之國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內禹貢萬里大界
盡以九州目之故得有荆州之蠻及幽州爲北裔也曲禮曰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大者爵不過子
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若殷爵三
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爲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
來朝注云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卽位來朝是九
州外爲伯又虞書曰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
海是九州之外也何者旣言州十有二師是九州之內立師
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者
臯陶謨文也檢鄭所注尙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
也彼注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

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長卽下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
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
猶牧是也案彼上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鄭以爲禹治水輔
成五服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內爲九州七七四十九千里者
之方四十九以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各得方千
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
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
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以百國立一師故州有十二師鄭
又云八州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以子男備其
數是鄭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文

蓼

彼蕭斯零露漙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蕭
上露貌箋云興者蕭香物之微者

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
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漙息敘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爲

于僞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輸寫其心也箋云既見君子
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

我心寫者舒其
情意無留恨也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箋云天子
與之燕而

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
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疏

言蓼彼至處兮。正義曰
言蓼然長大者彼蕭斯

也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滑滑然
盛兮以故得其長大耳以興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
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其恩澤豐多故令其得所
耳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喻四海諸
侯乃國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旣蒙王澤乃
來朝見自言已旣得朝見君子之王者我心則舒寫盡兮無
復留恨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朝之後王又與
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
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爲天子所保不憂危亡也。
傳蕭蒿至露貌。正義曰釋草云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
郭璞曰卽蒿也下章灤灤泥泥皆重言故此以爲滑滑也滑
滑露在物之狀故爲蕭上露貌。箋蕭香至賤者。正義曰
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藝蕭合馨香是蕭爲香物
也雖香而是物之微者以喻四海諸侯亦是國君之賤者

彼蕭斯零露灤灤

灤灤露蕃貌。灤如羊

旣見君

子爲龍爲光

龍寵也箋云爲寵爲光言天子恩
澤光耀被及已也。被皮寄反

其德

不爽壽考不忘

爽差也

疏

旣見至不忘。正義曰言遠
國之君蒙王恩澤今皆來朝

既得見君子之王者爲君所寵遇爲君所光榮
得其恩意又燕見笑語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
蓼彼蕭斯

零露泥泥泥泥霑濡也
既見君子孔燕豈樂弟

云孔甚燕安也。豈開在反本亦作愷下同後豈弟放此弟
如字本亦作悌音同後皆放此樂音洛下篇同易夷鼓反。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爲兄亦宜
疏既見至壽豈。正義曰遠國之君既

朝見君子爲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
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爲人之能

宜爲人兄宜爲人弟隨其所爲皆得其
宜故能有善德之譽壽凱樂之福也
蓼彼蕭斯零露

濃濃濃濃厚貌。濃奴
既見君子倅革倅革忡忡和鸞

離離萬福攸同倅轡也革轡首也忡忡垂飾貌在軾曰
和在鑣曰鸞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

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倅
徒彫反忡直弓反徐音同又音勑弓反軾音式鑣彼苗反。

疏既見至攸同。正義曰言遠國之君既見君子之王者
又蒙垂意燕見於己說其燕見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

之車倅皮以爲轡首之革垂之冲冲然其在軾之和鈴與衡
鑣之入轡其聲離離然乘是車服屈已之尊降接卑賤恩遇
若是是王爲主得所故宜爲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傳
降轡也至曰轡。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
也然則馬轡所祀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倅皮爲之故云
倅革轡首垂也倅革卽言冲冲故知垂飾貌在軾曰和和亦
鈴也以其與轡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中央是也在鑣曰轡
謂轡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
之兩傍此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礼記注云轡在衡駟鐵箋云
置轡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轡不在鑣知此天子所
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轡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駟
鐵已明之此從可知也。箋此說至然。正義曰旣見君子
卽言倅革冲冲和轡離離是見君子車上有此飾故知說天
子之車飾也解所以得見天子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
以車迎於門是以云然此旣見天子之言爲朝見之後則燕
見之皆是見君子之事故蒙上旣見天子之言也知燕見迎諸侯
者以王唯觀礼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秋官
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彼六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
夷之君車迎可知燕主歡心不可不接旣然迎接不得無車
故燕礼云若四方之賓公迎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以